



大寨書丛

首阳行



昔 阳 行

《昔阳行》写作组



山西人民出版社

插图：王朝瑞

昔 阳 行

《昔 阳 行》写 作 组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frac{1}{8}$ 字数：230千字

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70 500册

书号：10088·568 定价：0.80元

风景这边独好

莎荫

山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一本介绍昔阳学大寨的报告文学集子，嘱我写个前言。我一口气读完了长达二十三万言的书稿，为书中所写的那动人情景激动了，拿起笔来，就在稿子上写了六个字：风景这边独好！我下决心用这个题目给这本书写个前言。虽然，经历了过去十年的斗争，可以毫不怀疑，即使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那些曾经靠反对学大寨起家的英雄好汉们，也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很可能找出千奇百怪的“理由”，否定这个题目，借以发泄他们对大寨红旗、对第一个大寨县大干社会主义的仇恨。但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虽然捞稻草的人可能是有的，但靠稻草救活命的人，大概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所以，尽管估计到有人会摇唇鼓舌，还是心安理得地用这个题目来为这本书写一个楔子。

记得是二十四年前，我到昔阳县的栲栳会去采访。从县城出发那天，县委的负责同志很热情地派了一匹大马送我。于是，我就骑着马上路了。出了县城，沿着松溪河东行，整整两个小时，我走在乱石滩中的羊肠小路上，看到的是满川

的石头，满滩的荒草。河两岸的山坡上，零零星星斜挂着缺堵少堰的土地。水土流失造成的地形，千奇百怪。那时，我对农村的这种状况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农村的合作化刚刚开始，土地改革以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还无法向大自然进军。旧中国留给昔阳人民残破荒凉的自然面貌，一时是改变不了的。一路上，县委送我到栲栳会的那位同志，给我讲了昔阳的很多事情。现在，除两件事，大都忘记了。记住的两件事中，一件是他告诉我，整个昔阳，五川三千沟，除了由平定到昔阳、再由昔阳到和顺的一条官道外，全县就都是这种羊肠小道了。另一件是，他给我念了解放前松溪河两岸农民的四句民谣：一条松溪河，年年遭灾祸，土地房屋齐冲走，穷人苦难多。我记得他念过这四句民谣的时候，还很有信心地说：“如今解放了，有咱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有咱人民政府，穷人再也不怕松溪河了！”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是啊，翻了身的农民，再走上集体化的道路，用不了多久，旧山河是一定会被改造一新的。

那次到昔阳之后，整整十年再没有去过。一九六三年，昔阳遭了大洪灾，英雄的大寨人自力更生抗灾的革命事迹传来，上级派我第二次去昔阳采访。乘火车，转汽车，一路上我总是在想：一别十年的昔阳，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不禁想起了第一次到昔阳时县委那位通讯员的话：穷人再也不怕松溪河了！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十年之后看到的昔阳，竟和十年前差不了多少。说一点进步也没有，那不是事实，但进步实在太小。还是当年走过的那条松溪河，只是看不到荒草了，而是满滩石头满川泥。两岸的山坡上，被山洪冲涮过的土地七零八落，河岸上的村庄，一片一片地被洪水吞

没了。初看到这种情景，我怎么也不明白，解放十六年了，集体化也十年了，怎么昔阳的面貌竟然和十年前的差不了多少呢？尤其让我百思不解的是，同样生活、战斗在昔阳这片土地上，为什么大寨人在灾害面前那么英勇顽强，豪情满怀，壮志凌云，而别的地方却只有眼泪和叹息？为什么大寨的干部在困难面前想到的不是退却，是前进，是在洪灾冲涮的废墟上，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大寨；而县委的一个负责人却想的是怎么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昔阳人民建设起来的唯一的一个大水库卖给阳泉养鱼呢？那一次，我在昔阳住了十天，十天没有搞清这是怎么回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懂得了：造成昔阳十年不变的原因是刘少奇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三年以后的又一个十年中，我去昔阳的机会少了，也听到了攻击、诬蔑大寨、昔阳的许多冷言恶语，但是，说来也怪，不管那些谣言、谎话制造者们费了多少心血，都掩盖不了从昔阳传来的越来越多的振奋人心的消息：一九六四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又传来了昔阳人民学大寨，向旧山河进军的喜讯。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宣布昔阳建成了大寨县。一九七一年，又听到昔阳大丰收，一年给国家贡献的粮食，等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总产量。在那些年月里，我确实盼望能有机会再去昔阳看看。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十年前人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昔阳，如今竟引起了这么大的震动？

说来也凑巧，正是这个时候，我得到一个通知：调我到昔阳工作。接到调令，真是高兴得不知怎么好，急急忙忙收

拾好行装，就匆匆赶到了昔阳。从此，我就在昔阳工作了四个年头。

昔阳，我曾经两次到过的昔阳，在前二十年中没有多少改变的昔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短短十年中，竟然发生了如此使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还是那条松溪河，还是从杜庄公社的杨家坡开始，穿过洪水、大寨、城关、界都、冶头、丁峪、王寨，直泻河北而去。但是，这条总长达一百几十华里的河川，今天被打扮得如此丰富多彩：杨家坡有了碧波粼粼的水库，杜庄滩是满沟满川的好庄稼，郭庄水库游鱼击水，高家岭农场四季常青，界都农场育良种，冶头滩上稻无边。纵贯全河的长城般的大石坝，巍然耸立，把水逼到那么狭窄的河道里。夏天，沿着松溪河岸边绿树成荫的公路乘车东行，你可以看到，松溪河生意盎然，苍翠欲滴，而两山的梯田，也仿佛铺上了一层层绿绒的地毯，把千百道山梁彩画得如此多娇。如果你秋天再到这里巡视一遍，那万紫千红的河谷，金光耀眼的山坡，那迎风摇曳的高粱，香飘四野的稻谷，那闪金的玉米，透红的苹果，都会使你惊叹这山河的秀丽，土地的富饶。

还是那条赵壁川。当年乱石嶙峋，野草满滩的荒凉景象，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而今，高耸的大坝，绿荫如盖的公路，穿过的是一望无垠的良田，波翻浪滚的绿海。

还是那条安坪川。十年前，这里简直象一件百纳衣铺在大地上，在乱石滩中到处是被一家一户开拓的小块荒地。如今，两条大石坝，夹着一道清水河，从杏庄水库，直达松溪河。大坝上面，绿柳垂杨，公路象一条跑道，那么宽，那么平，那么直。两岸的土地，又象艺术大师们精心雕刻出来的

伟大作品，那么真，那么善，那么美。

还是那条洪水川。十年前，我曾在这里踩着鹅卵石，从荒草中走过。如今，洪水川面目全非。上万米的石坝，平展展的土地，直端端的公路，喷吐银花的机井，纵横成网的渠道，新长起来的林带，精雕细刻的石塔，处处是匠心独运的杰作，社会主义的气魄。

今天的昔阳，川新、山新、沟也新。处处是创造，处处是奇迹。大寨的人造平原，石坪的地下涵洞，李家庄的群英水池，泰山的拦河水库。这一切，是那样不可想象，而这一切却又都完全真实地出现在昔阳的大地上。当你踏上沾岭山，看看崇家岭，那就更会惊异不止，赞口不绝。四十里的沾岭山，正在被打通，黄河水系的水，将要穿过四十里的山洞，流到海河水系来。四十里，如果是计算道路的长短，那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而这是开山打洞哪，查一查国内的资料，有四十里长的洞吗？没有。查一查世界上的资料，有几个四十里长的隧道？也是罕见的。但是，四十里的隧道，就要在昔阳出现了。可以使十万亩旱地变成园田的水，就要通过这个四十里的隧道流过来了。

在昔阳，山河的变化是喜人的，但是，变化的却不止是五川三千沟，也不止是成千上万座山岭，还有人们几千年来生息的村庄。大寨、南垴、武家坪、石坪、西固壁、赵庄、留庄……在这篇短短的前言中，不可能把那些村名都写上去。但农村的变化是令人解放思想的，是鼓舞人心的。二十年前，我在昔阳看到过的那些隐藏在山崖下的小土窑，那阴暗黝黑的小房子，那破旧的小院子，那狭窄的、肮脏的街道，那私有制造成的畸形的农村，如今，昔阳人民用自己的

双手正在把它永远埋葬，也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在埋葬了的旧农村土地上，建设起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来。如今，昔阳农村里的那宽阔、笔直的街道，高大、敞亮的青石窑洞，一砖到顶的新房，二层、三层、四层的新楼，绝不比城市新建的住宅区差。这些新农村里，使人们那么亲切地感到社会主义的美好。前年，我在白羊峪下乡，同当年出席过太行区群英会的老劳动模范王殿俊同志闲谈起来，扯到了新农村的建设，老王的心情是那样激动，说了一席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人往高处走啊！旧社会，给地主打长工，俺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老觉得地主那庄窝实在强哩。可今天，咱白羊峪的新房、新楼，那一排，那一幢，不比那老地主的庄窝好上几百倍！从这里，咱贫下中农就认准了：新社会就是比旧社会好，共产党就是比别的什么党都好，俺们贫下中农就是比老地主能！”

昔阳确实大变了，短短十年，水利事业由一个昔阳变成了十个昔阳，粮食生产由一个昔阳变成了三个昔阳，给国家的贡献，由一个昔阳变成了八个昔阳！

所有这一切都是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但是却不能说那就是昔阳最根本、最深刻、最关键的变化。在昔阳，最根本、最深刻、最关键的变化不是山，不是河，不是农业的丰收，而是世世代代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大人、小孩、老人、男人、女人。这个变化无法用眼看出来，只有生活在他们中间，才能感觉出来，体会出来。

前边曾经提到过，大洪灾那年我到昔阳，县委的那个负责人在盘算出卖昔阳人民用汗水浇铸出来的不动产，现在这件事却突然变得那么不可思议，那么荒唐！今天的昔阳干

部、昔阳人民，是无畏的战士，是意志的结晶，是力量的化身。在大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突然变成了无所畏惧。听听今天昔阳人民的语言，就可以认识昔阳十年人变的奇迹：

“贫下中农一挥手，
万水千山跟我走！”

寨岭山挡住了松溪河，逼着洪水冲上老坟湾，多少年来望河兴叹的人，今天，李七毛振臂一呼：“把寨岭山劈开！”寨岭山就在人民公社社员的手下，顽石顿开，山分两半，松溪河的洪水穿山而去，老坟湾立刻翠色遍地，香飘四野。

三都河洪水咆哮，大口大口地吞噬着两岸的土地。多少年来，生活、劳动在这条沟里的人们，叹息着，忍受着。今天，三都公社党委举起大寨旗，一千多治沟大军就进入了战斗。经过短短五个月的大会战，二十华里长的三都沟治理了，洪水乖乖钻进了地下涵洞，涵洞上立刻葱绿一片，五谷丰登。

数字不是事实，也不是美丽的描述，数字是一种概念，然而，数字却又是昔阳人精神状态大变的最有力的证明。

短短十年，昔阳二十万人民天不怕，地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汗不怕，流血也不怕，用自己的双手，在旧时代留给他们的旧山河上，建设了九千多项工程，打起了总长达二千多华里的大石坝，碰起了总长达一百七十华里的地下涵洞，劈开了三百五十多座山，搬倒了一千二百多个山头，移动了一亿三千多万方土和石头。早些年，昔阳这土地害的是“贫血病”、“营养不良症”，“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土冲光”，而今，这些病已经治好了。这里还得引用两个很有意思的数字，一个是：十年前，每一立方径流要从昔阳带

走七十二公斤泥土，全县一年被洪水带走的泥土就有四百三十万吨。现在呢，每方水带走的泥土只有六公斤多一点，一年流失泥土只有二十万吨多一点。另一个数字是：十年前，下雨多，跑水多，而今，全县四十万亩耕地就能把一亿两千万方水蓄起来。昔阳人民对他们的成绩是十分自豪的，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他们说：如今，大寨精神把人武装起来了，上斗天，下斗地，斗到那里，胜到那里；干到那里，变到那里。社会主义这条道儿是越走越爱走，越走越想走，越走越敢走了。

“风景这边独好”！不是独好在昔阳这个县上，而是独好在昔阳所走的大寨道路上，独好在昔阳学大寨，为社会主义创业，为共产主义奠基的伟大事业上，是独好在昔阳二十万人民忠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上。也正是这个“独好”，昔阳，这个大寨红旗的所在县，才吸引了亿万革命人民，才惹得那些仇视社会主义、仇视大寨红旗的“四人帮”和他们的干将、爪牙们费了那么多心血，绞了那么多脑汁反对它，围攻它。

“风景这边独好”。过去，当宣传舆论大权控制在“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手里的时候，是不可能把昔阳这美好的风景尽情地介绍给读者的，今天，“四人帮”已经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他们的干将、爪牙们也一个个被抓住了，这时候，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能够放心大胆地把这独好的风景推荐给向往社会主义的人民了。这本书，因为写作时间不长，无论内容、文字上，都还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值得高兴的是，它真实地反映了昔阳的变化，反映了全国第一个大寨县的本来面貌，也真实地描绘出昔阳学大寨

的情景。因此，衷心希望这本书很快和读者见面。

让我作为《昔阳行》的第一个读者，谨向这本书的作者和编者表示感谢！也殷切希望这些同志准备听听那些好心好意帮助我们的人的意见，也准备听听那些恶言冷语的讽刺、攻击。有这个准备比没有这个准备要好得多。

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于昔阳

大寨、昔阳丛书出版说明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下，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特别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来，一个波澜壮阔的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全国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大寨、昔阳丛书。

毛主席亲自树立、周总理精心培育、华主席高高举起的大寨红旗，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昔阳是我国第一个大寨县，是全国著名的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大寨经验和昔阳学大寨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我们期望通过大寨、昔阳丛书的出版，能够较全面地、系统地介绍大寨、昔阳的经验和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说明大寨、昔阳经验。

为了编好这套丛书，我们恳切希望读者及时提出要求和批评意见。

山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正旭日东升	白万来	侯砚田	梁骏	(1)
南墙巨变			青 稞	(30)
凤居农大漫笔		常士功	草 章	(47)
皋落新貌		草 章	常士功	(60)
白羊峪迈新步			青 稞	(72)
葫芦沟飞出金凤凰			李生泉	(89)
新苗茁壮老枝青			王子硕	(104)
武家坪今昔			李生泉	(121)
郭庄水库赞歌			青 稞	(136)
沸腾的东沟		常士功	草 章	(150)
首战界都河			青 稞	(166)
神斧			高 捷	(183)
南营洞寄语			王明洁	(198)
缚龙记			高 捷	(211)
河西新绿		常士功	草 章	(224)
春到安坪			青 稞	(235)
今日口上			解正德	(250)
喝令潇河水倒流		常士功	草 章	(264)
松溪河畔大庆花		常士功	草 章	(280)
莺歌燕舞春意浓		王明洁	青 稞	(308)
界牌岭话别		侯砚田	宋书文	(328)



正旭日东升……

白万来 侯砚田 梁 骏

在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胜利喜讯，传遍城乡；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浩荡东风，吹得更暖；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催春战鼓，擂得正响的日子里；在虎头日暖、松溪冰消的季节里，我们《昔阳行》写作组的同志们来到了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在来到昔阳的第二天一早，便到大寨参观、学习、采写。

我们在来昔阳前，早在报纸上、广播里、银幕上、歌曲中，看到了、听到了当代新愚公——大寨贫下中农战天斗地

的英雄形象、生动故事、惊人业绩……但都是星星点点、凤毛麟角，间接传闻居多，没有直接的感受。这次，我们将有机会亲眼看看虎头山的雄姿，看看大寨人描绘得最新最美的图画，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幸事啊！

车子沿着平坦的柏油路，在初春的晨光中向南行驶。约行二里，向东一拐，便行驶在横跨松溪河的拱形大寨桥上。冰封的松溪河开始解冻，涓涓的清流在弯弯曲曲的冰缝中汨汨地向北流去。过了大桥，向南一拐，车子沿着松溪河东岸行驶。经留庄，过武家坪，大寨便映入了眼帘：

彩色的门楼上，悬挂着红色的纱灯，两旁的红柱上用白漆工整地写着：“继承毛主席遗志”，“听从华主席指挥”！门楼横梁上写着：“抓纲治国”。这副门联确切地道出了大寨人的心声。在建筑物的墙壁上，张贴着揭批“四人帮”的大幅标语和《大寨人痛打白骨精》的连环画。鲜艳的红旗，迎着春风，在蓝色的天空中猎猎飘扬！

车子开到了三层楼房的大寨接待站院里，接待站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操着地地道的晋阳腔说：“欢迎，欢迎。先住下，上楼歇歇。白天，你们细细看；黑间，咱们慢慢谈。”

“好，好！”我们异口同声地点着头说。

我们把携带的手提包，放到楼上房间里，没有歇脚，便迫不及待地跑到街上。举目四望，街道两旁的楼房，在晨光中投下了长长的身影，显得十分高大和雄伟。它们尽管式样不同，色泽各异，但都显得美观而新颖，鲜艳而洁净。这其中，除了接待站和它后边的中国旅行社、国际旅行社大寨分社外，还有新华书店、邮电所、百货商店、日杂商店、副食

商店、饭店、照像馆、理发店……在百货商店后边，还有一座可容纳千人以上的大礼堂。顺着略带缓坡的柏油路往里向南走，有两块巨大的长方形红漆语录牌，矗立在街道两旁，上面分别写着“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八个美术粉白大字。抬头望正南面，在八排青砖红瓦的平房后边，耸立着新建的四层大楼；左顾东边，也是一排青砖红瓦平房；右盼西边，顺着地势，是三排下窑洞、上平房的二层楼房，青石砌面，红瓦盖顶，明净的玻璃窗在晨光中熠熠闪亮，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寨式窑洞楼。那顶上一排是学校和医院。在宿舍区中央，有一片宽阔的庭院，那里有刚刚绽出新芽的垂柳，吐出嫩叶的白杨；在那初春少见的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生机盎然；从学校传出的《我们是大寨新一代》的悦耳动听的歌声，在晨风中飘荡，更觉得朝气蓬勃……我们身临其境，顿觉心旷神怡，精神振奋。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寨新农村！可是又有谁想到：这建设大寨新农村的地方，原来是条乱石滚滚的山沟，山洪一来，洪水滔滔，横冲直闯。这新农村就是一九六三年遭特大洪灾后盖起来的。聪明的大寨人在山沟里券了一条长长的涵洞，给洪水留了一条逃跑之路。若问涵洞在哪里？就在我们脚下——柏油路的下面。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七年，整整十四年了，有谁知道那一度横行霸道的洪水，又曾几回呜呜咽咽地不得不从“胜天洞”中悄然而去！洪水“猛兽”，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的大寨人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啊！

我们从广阔的庭院向东一拐，路北是业余政治学校，路南是一株高大粗壮、枝叶茂盛的大柳树。这就是大寨有名的“乐人树”。